

文学典

文學典第一卷

文學總部總論一

易經 小畜卦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傳

君子所蘊蓄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

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

賁卦

賁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本義

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大

潛齋胡氏曰

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革卦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

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大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吳氏曰

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繫辭下傳

物相雜故曰文

集相雜謂陰陽相雜猶青黃之相間故曰文

說卦傳

坤爲文

大正蒙曰坤爲文衆色也物之生地至雜而文

禮記 儒行

儒有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

注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爲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

集晏氏曰經天緯地曰文故以多文爲富

儒有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

注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畏服先代賢人言不以

己之博學凌夸前賢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

集建安

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

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春秋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注志古書足猶成也言

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漢揚雄太元經 文

三 二方三州一部二家

文 地元陰家二火下中象渙卦

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行屬於火謂之文者言是時陰氣斂其形質陽氣發而

散之華實彪炳矣有文章故謂之文文之初一日入星宿四度

初一稔積何縵玉貞 一爲下人隱於九品之中下而懷文章尙於素朴人莫知之自守如玉故曰

玉貞也

測曰袷積何縵文在內也 衣繡尚縵故文在內也

次二文蔚質否 二爲平人不仕不隱故文蔚也文蔚守質不樂進道故否也

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粹也 文質不同故不純粹也

次三大文彌樸乎似不足 木故稱樸樸而質素故似不文也言似者非不足故稱大文也

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 文如不足故有餘質也

次四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亨否 家性爲文四西方也故稱虎豹虎豹獸類也虎豹之獸以

其文貴斐邠者文盛貌也雖其文盛猶不及天文以五行也

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 不足以比天文也

次五炳如彪如尙文昭如車服庸如 五處天位車服以庸據位正炳如也順其本性彪炳有文爲

國之光故昭如也

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 文竟奐然彪炳可法也

次大鴻文無范恣於川 鴻大也范法也六爲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輔成在文之世故曰文文章矣然故無法也

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 如川之流從所投也

次七雉之不祿而雞蓋穀 七爲雉雉有文章而遠在野雞而穀食退而錄縵違其家性也

測曰雉之不祿難幽養也 質勝文則野故養難也

次八彫載穀布亡于時文則亂 八木也穀善也木見彫刻爲載麗之事雖見小善傷於農故布政亡也苟尙文飾以階於亂故言亂也

測曰彫載之文徒費日也 彫文刻鏤傷農事也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 九在文家而爲之終終極文飾以妨於農事故易以黼黻黼黻祭祀之服而致美乎黼冕此之謂也

測曰極文易當以質也 祭服雖文孝子質也

法言 問神篇

古今圖書集成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達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曰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班固白虎通 三正篇

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曰文

劉熙釋名 釋言語

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

王充論衡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尙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闋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闋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闋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闋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尙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微天下能爲尙書者東海張霸

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遁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遣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

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躐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嘆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卽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

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古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彝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寶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

心惠而目多采蹂躪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卽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諡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齎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在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情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瞻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

故曰德彌盛者文彌辯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睨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比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瀆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螭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滂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

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

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極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溷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匿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閒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元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元不工籍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閒也周法闊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閒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

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閒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
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嘉禎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
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
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
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輔傾
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
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
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
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狗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
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蚌彈雀則失鸚射鵲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
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蚌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則子產子賤
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既得天下

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

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况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寔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一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

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最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尙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興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案書篇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尙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

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騾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